

從蘇共「二十六次」看蘇聯的對外政策

畢英賢

蘇聯共產黨於今年二月底三月初舉行了第二十六次全蘇代表大會，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總結過去、策定未來對內與對外政策的主要任務。按照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與指導力量，國家與社會組織的核心」^①，因此蘇共大會的決定，特別是蘇共中央的總結報告乃是蘇聯未來的政策方針、宣傳綱領。對外政策在總結報告中居首要地位。布里茲涅夫自六十年代中期掌權以來，其對外政策即以「和平」「緩和」為號召，但並未放棄俄羅斯傳統的外交目標，也未更改蘇共「世界革命」的幻想。本文擬以「二十六次」為基點，折述布里茲涅夫政權所標榜的對外政策，探討其外交意圖及實現外交目標的能力。

蘇共「二十六次」大所面對的國際環境

在七十年代內，蘇共在國際舞臺上頗有斬獲，諸如東西緩和，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召開，南越、寮國、高棉、安哥拉等國的赤化，蘇聯軍事力量趕上美國……但是，一九七九年底蘇聯悍然軍事干涉阿富汗，加速南下步伐，進逼波斯灣，使西方尤其美國猛然警覺，採取反制措施。所以，進入八十年代後，蘇聯外交方面就遭遇多項挫折。

阿富汗事件成爲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國際局勢的分水嶺，也是蘇聯對外關係的轉捩點。蘇聯軍事進侵阿富汗，一手扶持卡默爾親蘇政權，產生了若干不利後果，損及蘇聯的國際地位。在國際舞臺上，蘇聯從來沒有如此孤立；除了動武外，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已變得極爲微弱，願意追隨蘇聯對外政策的國家越來越少。另一方面，阿富汗人民誓死抵抗，使蘇聯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註① [蘇聯憲法]（一九七七），第六條，見〔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八日。

結束以後的一次實際戰爭中。儘管莫斯科付出了流血、經濟負擔和聲望的代價，這種衝突何時才能結束，至今尚不可知。

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趨向團結，促使西德接受核子武器，震撼各地共黨，使若干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家感到驚恐，扼殺了限制攻擊性戰略武器談判第二回合條約，使美蘇貿易量大減，糧食進口受限制，莫斯科奧運遭遇抵制。如果阿富汗問題不能迅速解決，蘇聯勢將遭遇新的困難，原因是蘇聯面臨連續第三次糧食大歉收的前景，越發需要採購美國的糧食與飼料；此外，近年來蘇聯經濟成長緩慢，尤其是石油有減產的傾向，使蘇聯更加迫切需要西方的技術。

布里茲涅夫會希望，跟美國簽結一系列控制軍備競賽條約，暫時減輕蘇聯難以長期維持的沉重軍費負擔。如今面臨美國軍費的增加，蘇聯勢必相應增加。軍費增加可能破壞生產更多消費品以提高人民士氣的計劃。近年來，蘇聯一般人民的士氣越來越下降，廣泛的酗酒、缺勤、怠工和社會騷動乃司空見慣的現象。

一九八〇年七月開始的波蘭工潮，使蘇聯陷入另一個國際窘境中。波蘭工人步步進逼，引起克里姆林宮更大的憂慮。蘇聯領導人擔心，波蘭自由工會運動與民主要求，正在削弱當地親蘇共黨政權對全國經濟與政治生活的控制，同時深恐這一浪潮蔓延至東歐其他國家，甚至蘇聯本身。儘管蘇聯、東德及捷克不斷施加軍事與心理壓力，波共政權仍繼續對獨立工會及天主教會等妥協。

跡象顯示，蘇聯從沒有放棄軍事干涉波蘭的念頭，但是顧慮甚多，不願輕率從事。莫斯科深知，一旦軍事干涉，東西方緩和將正式告終，蘇聯將難以繼續從西方得到其所需要的物資、資金、技術及糧食等。同時，波蘭人民民族意識強烈，蘇軍入侵很可能引起全面抵抗，更加難以收拾。但是，從戰略觀點看，波蘭地位極為重要。波蘭一旦脫離蘇聯的控制、擺脫華沙公約組織的約束，蘇聯西邊的防衛線勢必後退數百哩。這件事如果發生，從蘇聯觀點看，至少有兩個嚴重後果：(一)蘇聯國防安全受到威脅；(二)東歐集團將分崩離析。基於這些原因，一旦波共政府失去控制時，蘇聯仍將不惜代價，孤注一擲。

在第三世界中，大多數國家對蘇聯漸生猜疑。蘇聯一向自稱是不結盟國家的「天然盟友」，如今由於阿富汗事件，很多不結盟國家對聯蘇表示不滿。

以上是蘇共「二十六次」召開時的國際背景。以下再看看蘇共自己所作的論述及其對各國關係所持的基本立場②。

蘇聯對各國的關係

註②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所提總結結黨在對內與對外政策上的首要任務，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報告」，〔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蘇共認為，七十年代後半期，在國際方面，是一段「複雜和激烈的時期」；而在「八十年代來臨之前，國際水平線上已烏雲密佈」^③。按照蘇共的分析，這一時期內國際上的特點是兩個方向的鬭爭：一方面是限制軍備競賽，加強和平與緩和，維護各國人民主權與自由的方針；另一方面是破壞和平，刺激軍備，威脅並干涉他國內政，壓制解放鬭爭的方針。

在論及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時，布里茲涅夫在總結報告中說，蘇共始終注意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與合作關係。這裏所提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共黨統治的國家，在蘇共中央報告中，區分為兩類：一是「社會主義大家庭」國家，包括華沙公約組織及經濟互助委員會國家^④；一是不屬於華約組織與經互會的共黨國家。蘇共把南斯拉夫、北韓、中共列於後一類。從六十年代中期以來，儘管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蘇共在其綱領性的文件中，從未把中共排出共黨國家之列。

蘇共在「二十六次」中對波蘭與中共問題，作了較詳細的析述。蘇共認為波蘭問題的發生由於兩個原因，一是國內政策的錯誤與失算，一是「帝國主義」的破壞活動；而波蘭境內的「社會主義敵人」在外來力量的支持下製造無政府狀態，威脅波共政權的基礎。因此，蘇共表明自己的立場說，它不會讓波蘭處於不幸而袖手旁觀。

關於中共問題，布里茲涅夫說，中共內部正發生變化，其真正意義有待時間證明；在對外政策上，沒有好的轉變，一如既往，這一政策旨在使國際情況尖銳化，與「帝國主義結合」。蘇共總結報告說，「二十四次」與「二十五次」對中共關係所確定的方針，目前仍然有效。這個方針的要點是，蘇聯願在和平共存原則的基礎上，與中共改善「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這一報告未就意識形態問題批評中共。同樣的，中共近年來也未曾批評蘇共的修正主義。種種跡象顯示，雙方已降低對對方內政的攻擊，雙方似乎有意達到某種程度的正常化。不久前，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古道希涅考夫說，中共與蘇聯關係在八十年代中期可以好轉^⑤。

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一貫是利用各種手段使其擺脫西方影響，逐步親蘇，進而「走社會主義道路」^⑥。在論述蘇聯與「已解放國家關係」時，蘇共說，在七十年代內「已消滅了殖民帝國」，但是在已解放的各國中，政治社會結構差異太大，有的走「革命民主」道路，有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前一類國家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在過去五年內，蘇聯與安哥拉、衣索匹亞、莫桑鼻給、阿富汗、南葉門等國家簽訂了友好條約。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註④ 這些國家包括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東德、古巴、寮國、蒙古、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

註⑤ 《日本時報》（東京，英文版），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蘇共承認，它除了給予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與科技援助外，有時也給予軍事援助。不過布里茲涅夫自己辯稱，蘇聯軍援的目的在對付反革命勢力；他說：「我們反對革命輸出，但是也不贊成反革命輸出。」目前，蘇聯特別重視與印度的關係，並竭力支持不結盟運動。此外，蘇共對下列三個問題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一)關於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蘇共譏罪「帝國主義」的挑撥；同時，主張和解。(二)在阿富汗問題上，蘇聯表明立場是：由阿富汗與其鄰國簽訂協定，保證不對阿富汗進行新的軍事干預，然後蘇聯由阿富汗撤走自己的軍隊。(三)至於中東問題，蘇共主張召開國際性會議，有關國家皆應參加，在公正與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尋求全面解決之道。

談到對「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時，蘇共總書記所標榜的政策仍舊是：與西方國家和平共存、互利合作、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據他所見，近年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又進一步深刻化，諸如，通貨膨脹、失業、社會矛盾，相互爭奪市場、爭奪資源等②。

蘇共宣稱，蘇聯在對美關係上一如既往，執行「原則性的、建設性的路線」；並且認為，在蘇美之間、以及在華沙公約組織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間業已形成的軍事戰略平衡，有利於世界和平的維持。布里茲涅夫在報告中表示，蘇聯從前沒有、現在也沒有追求壓倒對方的軍事優勢，但是也不容許他國創造這種壓倒蘇聯的優勢。依照蘇共的看法，蘇聯及美國的政策，與國際局勢息息相關，因此蘇美關係的現況與亟需解決的國際問題，皆促使蘇美在各個層次上進行積極的會談。布里茲涅夫鄭重宣佈：「我們正準備會談」。

按照蘇共的評估，在西歐雖然存在著緩和的敵人，但是兩個體系間的和平共存的發展尚不算壞。在西歐幾個主要國家中，與蘇聯關係最冷淡的是英國。蘇聯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容許美國在西歐部署新型核子武器，使西歐和平面臨新的危機；這項措施的目的在改變歐洲業已形成的軍力均衡，使北約組織佔優勢。歐洲問題應通過談判以求解決。

蘇共認為，在日本的對外關係方針中，逆向因素已經上升，諸如「順從華盛頓與北平的危險計劃，軍國主義傾向」。因此，布里茲涅夫希望日本恢復遠大眼光，了解自身的利益；蘇聯仍然願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

不言而喻，蘇聯並未忽視美國以外的美洲國家，並認為它們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此始終努力與這些國家改善關係。然而，這方面的成就極小。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調與新建議

從蘇聯政府聲明、黨的文件、宣傳材料中可以看出，蘇聯國際政策的基調是「和平共存」與「國際緊張的緩和」。蘇共「二十六次」的總結報告特別指出，這一基本方針的目的是：「爲蘇聯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確保必要的國際條件」^⑥。蘇共認爲，如今軍事技術發展迅速，致使降低戰爭危機、限制軍備競賽更爲迫切需要。長久以來，面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蘇聯所標榜的「和平共存」對外政策的基本活動方向如下：

(一)限制核子武器：蘇共自稱，蘇聯努力不懈，以求終止核子武器競賽，不使核子武器擴散；目前所追求的是「完全禁止核子武器試爆」。蘇聯曾宣佈並一再重申：凡在其領土上不存有核子武器的國家，蘇聯將不對其使用核子武器；而限制核子武器的最終目標是：停止製造、減少乃至完全消除現有儲存。

(二)禁止其他形式的集體屠殺武器：東西雙方業已達成協議，禁止因軍事目的而破壞自然環境；關於禁止放射性武器協定的基本原則也達成了初步協議。關於消除各國化學武器的談判在繼續舉行中，不過蘇共認爲其進程過於緩慢。蘇共總書記說，如果在其他國家不再出現化學武器，蘇聯將停止生產，而且準備簽訂協定，永久禁止這種武器。

(三)歐洲軍事緊張的緩和：蘇聯曾以華沙公約組織名義提出一系列緩和歐洲軍事緊張的建議，其中包括，各歐洲國家承諾不首先以核子武器或傳統武器攻擊他國，也不在歐洲及其他地區創立新的軍事集團。蘇共建議召開全歐會議以解決軍事緩和及裁軍問題。維也納中歐相互裁軍談判，迄今並無多大成就，因此蘇聯提出警告說：如果西方國家仍然拖延這個談判，同時增長其在歐洲的軍事潛力，「蘇聯將不得不重視這個事實」。

(四)支持設立和平區的建議：很多國家建議，宣佈拉丁美洲、非洲及中東等爲「無核地帶」，並在東南亞、印度洋、地中海設立「和平區」，蘇共對這類建議表示同情與支持。

蘇共「二十六次」宣稱，蘇聯今後的對外政策仍以「二十四次」及「二十五次」所確定的「和平綱領」爲指針。基於這個「綱領」，蘇共提出或重申下列各項建議：

(一)擴大相互觀察軍事演習措施：歐洲各國爲了加強軍事部門的相互信任曾採取一項措施，即東西方地面部隊軍事演習時得事先通知對方國家，並邀請派員觀察。對此，蘇共提出三點建議：1.此一措施亦用於空軍與海軍演習；2.大批軍隊調動亦預先通知對方國家；3.這一措施的應用範圍予以擴大；如果西方作出相應措施，蘇聯願意將其歐洲部份全部領土列入這一措施的實施範圍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內；同時，也願意在其遠東地區實施這種措施。

(二)波斯灣與阿富汗問題分別處理：蘇共表示，願意把波斯灣視為獨立問題，進行商談；也願意參與調解阿富汗周圍的情勢，不反對討論與波斯灣安全有關的阿富汗問題，但祇能討論阿富汗問題的國際層面，而不是其內政。

(三)限制戰略武器：蘇共聲言，限制與縮減戰略武器是刻不容緩的問題，蘇聯準備即刻與美國談判，但是談判的基礎是對等安全，不容許美國單方面佔優勢。蘇共認為，所有核子國家都應當參加這種談判。

(四)準備舉行關於限制其他任何形式武器的談判：蘇共特別向美國建議，雙方就限制部署新型潛水艇（美國的「俄亥俄州」號及蘇聯相同類型的潛水艇）舉行談判。

(五)暫緩在歐洲部署新型中程核子武器：蘇共建議與美國進行磋商，以使北約組織與蘇聯暫時中止部署新型中程核子武器，也就是把這種武器的質和量凍結在現有的水平上，如能縮減歐洲現有的這類武器數量更好。

(六)成立權威性的國際委員會：蘇共建議成立這種委員會，以便向世人說明防止核子災難的必要性，各國傑出的學者皆可加入，他們所作出的結論應該向全世界公佈。

(七)召開安全理事會特別會議：這種會議將由安全理事會會員國的最高領導參加，其他國家如果願意，也可參加，以便尋求使國際局勢健康化、避免戰爭的鎖鑰。

蘇共對外政策的延續性

自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被鬪下臺，由布里茲涅夫接任蘇共第一書記（一九六六年恢復舊名「總書記」）以來，蘇聯的對外政策未有重大變更。在布里茲涅夫當權期間，召開過蘇共第二十三次、二十四次、二十五次，及二十六次代表大會。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布里茲涅夫及其集團的對外政策初步形成，至「二十四大」時趨於成熟，號稱「和平綱領」，「二十五大」與「二十六次」乃是沿襲「和平綱領」，無重大修改。

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認為，世界兩大社會經濟體系間的力量對比逐漸有利於「社會主義」，因此確定蘇聯的對外政策目標為：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確保「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有利的國際環境；加強共產黨國家的團結、友好與兄弟關係；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並與新興發展中國家實行全面合作；始終不渝地維護不同社會體系國家間的和平共存原則；反擊「帝國

主義侵略力量」；消除新的世界大戰^⑨。布里茲涅夫所提出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沒有脫離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新綱領」^⑩。在這層意義上，也可以說，布里茲涅夫繼承了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

在六十年代後期，蘇共集團在經濟與軍事能力上有了不少進步，蘇聯對外活動逐漸活躍。在此期間，蘇共大力集合所謂三股基本的革命力量，即：「社會主義，國際工人運動，及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力量」，因此蘇共的政治勢力也得以擴張。

蘇共「二十四大」（一九七一年四月）強調「二十三大大」所確定的對外政策的延續性，並擬制了新的對外政策綱領，號稱「和平綱領」；並針對當時國際情況擬定一系列具體對外政策任務，其要點如後：

(一) 消除東南亞及中東的戰爭根源，達成政治和解；反擊任何侵略與國際專橫行爲；簽訂協議，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解決爭議中的問題。

(二) 承認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所形成的歐洲領土的變更，召開全歐安全與合作會議，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消除歐洲軍事集團及其他軍事組織。

(三) 禁止核子、化學及生物武器，全面停止核子試爆，建立非核子區，召開核子大國會談以討論裁減核武器問題。

(四) 爲終止軍備競賽而積極努力，召開世界裁軍會議，消除外國軍事基地，裁減中歐軍力與軍備，縮減軍事支出。

(五) 澈底消除殘餘殖民制度，普遍譴責並抵制種族主義與種族隔離現象。

(六) 發展並加強與各國的互利合作^⑪。

按照前列蘇共對外政策主要「任務」，蘇聯在七十年代前半期大有斬獲。美國在越南終於遭到重大失敗，古巴開始在第三世界積極活躍並參與顛覆活動。蘇聯多年籌劃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終於在一九七三年開始，一九七五年舉行了歐洲三十三國、美國及加拿大的高峯會議。東德獲得西方國家的承認，進入了聯合國；東德、波蘭、捷克的疆界在國際條約及協定中固定下來。這些事實使蘇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在歐洲的掠奪得以鞏固。禁止生產並消滅細菌武器儲存的國際公約已於一九七二年簽訂，一九七五年生效。一九七三年開始了中歐相互裁減軍力與軍備談判。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間，蘇聯與美國簽訂了：限制反飛彈防衛系統條約，防止核子戰爭協定，關於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若干措施的臨時協定，以及限制地下核子試爆條約等。這些成就不但使蘇聯願望大部實現，而且使蘇聯國際地位提高，與美國並駕齊驅，成爲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

註⑨ 「消息報」，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註⑩ 「蘇聯共產黨綱領」，第一部分第八節，「共產黨人」，第十六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五一—五三頁。

註⑪ 「真理報」，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這一背景下，蘇共於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間召開了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大會宣稱，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成就就是，蘇聯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下渡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國際緊張的緩和已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傾向。不過，蘇共認為，在西方國家中仍存在著反緩和的勢力，因此蘇共二十三次大會以「二十四」大的「和平綱領」為基礎，提出了下列任務：

- (一) 加強「兄弟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
 - (二) 努力終止軍備競賽，縮小武器庫存的累積，進而予以裁減。
 - (三) 凝聚愛好和平國家的努力，以消除殘存的戰爭根源，公正地解決中東問題。
 - (四) 竭力加深國際緊張的緩和。
 - (五) 在亞洲各國共同努力的基礎上，確保亞洲的安全。
 - (六) 簽訂關於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條約。
 - (七) 視消除殖民制度的一切殘餘為最重要的國際任務之一。
 - (八) 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與人為障礙，消除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一切不平等、專斷、剝削現象^⑫。
- 儘管蘇共在「二十五大」上重申和平綱領，但事實上，「二十五大」之後蘇聯却從以政治擴張為主轉變為以軍事擴張為主的對外活動。一九七六年，蘇聯利用古巴軍隊干涉安哥拉；一九七七年通過古巴軍隊加劇非洲之角的衝突；一九七八年暗中插手南北葉門動亂，雙方元首先後被殺；一九七九年支持越南入侵高棉；一九七九年底武裝干涉阿富汗。於是蘇聯「緩和」政策受到極大的懷疑，雖然「二十六大」仍然重彈和平老調，但其魅力已不如往昔。

蘇聯對外政策目標及其能力

與其說「和平」是蘇聯對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標，不如說它是蘇聯追求對外政策目標的手段。在評估蘇聯現行對外政策與戰略時，各方觀點雖然不一致^⑬，但是大部分學者與政治家對蘇聯的對外政策目標的理解，大致相同，那就是，蘇聯在對內與對外交

註⑫ [真理報]，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例如，在美國對蘇聯的對外政策有六種看法：「修正主義」論：戰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問題大部份由於美國的侵略，有時由於美國壟斷世界事務的帝國主義望所引起；「多中心主義與相互依賴」論：六十年代起，由於共產世界的多中心主義，蘇聯的力量已經下降，國際事務中的兩極主宰已遭破壞；「曖昧與緩和」論：史達林以後的蘇聯對外政策曖昧不明，徘徊於退守與擴張之間，因此兩超強間的和解是可行的；「曖昧與衝突」論：蘇聯的企圖與行為曖昧不明，美國應作最壞打算；「相互懷疑」論：蘇聯非常保守，因此疑心極重，美國過度的侵略政策可能引起蘇聯危險的行為，蘇聯人傾向於衝突；「圍堵擴張主義」論：蘇聯從未放棄機會主義與擴張主義戰略，其動機是為了蘇維埃國家利益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見：布蘭格爾(R. J. Prange)，「關於蘇聯對外政策意圖的六種看法」，[美國企業研究所對外政策與國防評論]，第五期(一九七九)，第四頁。

策上或有若干修正，但共產政權的本質、擴張主義慾望未變。蘇共的領導者與理論家們仍然相信，蘇式社會主義在世界性的兩個不同社會體系的鬭爭中必獲最後勝利^⑭，其他國家可以藉和平方式獲得政權^⑮。因此，和平共存成爲布里茲涅夫對外政策的基礎。蘇共一方面宣揚「和平共存」與「國際緊張的緩和」，但又堅持，對兩個敵對的意識形態的鬭爭決不放鬆。他們認爲，「社會主義」所獲勝利愈大，資本主義危機愈嚴重，則意識形態鬭爭也愈劇烈。

按照蘇聯憲法，蘇聯外交政策的宗旨除了「保證蘇聯共產主義建設之有利條件，保衛蘇聯的國家利益」外，還要「鞏固世界社會主義地位，支持各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與社會進步的鬭爭」^⑯。這裏所謂的「社會進步的鬭爭」就是搞共產主義運動。蘇共自己講得很清楚，和平是爲了前述目標創造有利條件。

蘇共「二十六次」所列的對外政策任務及建議，是爲了達成當前的三大意圖：（一）建立蘇聯的權威與力量；（二）追求勝過美國的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三）在對外關係上擴張蘇聯的勢力範圍。概括言之，蘇聯意圖在國際競技場中，趕上並超過美國。蘇聯在追求與實踐這些目標時，竭力避免軍事衝突。在和平條件下，使「力量對比」逐漸有利於蘇共的世界革命目標；推翻現存國際秩序，埋葬資本主義。在這方面，蘇式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成爲了蘇共全球擴張主義的重要基礎，而擴張主義在蘇維埃制度中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也是俄羅斯最強烈的一種遺傳。

蘇聯在實踐其主要意圖所憑藉的能力可概括爲下列數點：

（一）政治勢力：蘇共認爲在現階段的國際政治中，有三股主要力量：「社會主義」集團，西方社會中的「進步力量」，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力量」。在兩大陣營的對抗中，「社會主義」集團（即親蘇共黨國家）是蘇共的主陣地，因此蘇共歷次代表大會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社會進步力量」係指自由國家中的共產黨、親共勢力以及共黨外圍組織而言。蘇共利用這些勢力影響當地輿論、破壞社會安定、攻擊當地政府及其政策，製造騷亂等。「民族解放力量」係指第三世界中反殖民主義的當地民族主義而言。這些人民對西方國家沒有好感，而蘇共高唱反帝國主義與新、老殖民主義，頗能迎合其心理，再加上實際上的援助，因而使這股勢力在蘇共的「反帝」鬭爭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

（二）經濟能力與對外貿易：蘇聯國民生產總額約爲美國的百分之六十，但是蘇聯爲中央集權統制經濟，企業公有公營，生產結構上偏重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因此，蘇聯雖然也面臨經濟困難，但在發展軍備上的阻力不若美國大。在能源問題上，至少在八

註⑭（共產黨人），第十六期（一九六一），第二十二頁。

註⑮ 同註⑭，第四十一頁。

註⑯（蘇聯憲法（一九七七）），第二十八條，見《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八日。

十年代內尚能自足，無須進口。蘇聯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是一種政治工具。目前，蘇聯通過對外貿易引進國內經濟發展與軍需工業亟需的科技。蘇聯進口糧食並不證明它完全沒有能力改善農業生產，而是表示它已把力量投入了與增強國力更直接有關的工業。一九八〇年內，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東歐集團結欠西方債務達八百三十二億美元^①，蘇聯佔五分之一。從政治觀點看來，這種現象不是對蘇聯完全不利，在某種情況下，蘇聯可能利用這筆龐大債款向西方進行政治敲詐。易言之，這筆債款可成爲西方落在蘇聯手中的「人質」。

(三)軍事力量與軍事思想：目前美蘇間的軍力對比，究竟何方佔優勢，衆說紛紜。不過，布里茲涅夫在「二十六次」所說的，雙方軍力已達對等，大致可信。然而，在雙方同時面臨經濟困難的情形下，蘇聯繼續發展軍力的可能性較大，限制較小。一九八一年雷根接任美國總統後，努力在軍備上急起直追，然而布里茲涅夫在大會上講得很清楚：不容他國創造壓倒蘇聯的軍事優勢。在軍事思想上，蘇聯以攻擊觀念爲主^②。儘管蘇聯在宣傳上主張和平共存、緊張緩和、裁減軍備等原則，但是蘇聯的戰略家則號召其國人準備並贏得一場核子大戰。此外，與美國不同，蘇聯從來不公開其軍事戰略，人們僅憑其公開的言論加以推斷，其精確性無從鑑定。因此，在「知彼」方面，美國不如蘇聯。

(四)宣傳與諜報活動：對宣傳的重視，沒有一個國家趕得上蘇聯。據估計，蘇聯每年用於宣傳的費用超過二十億美元，莫斯科每週用八十三種外語廣播二千小時左右。印刷品也是主要宣傳工具。此外，蘇聯還利用各國共黨及其外圍組織與同路人舉行集會，以讚揚蘇聯的經濟發展成就與對外政策方針^③。蘇聯在國外尤其在美國的情報活動也相當驚人。蘇聯海外情報工作分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及參謀總部情報局(GRU)負責，前者海內外工作人員達五十萬人，後者也有一萬五千人，一年費用達五十億美元^④。

(五)科技發展：一個國家無論做好事或做壞事，大部份有賴於它的科學技術能否趕得上它的敵手。在這方面，蘇聯落後美國，但是由於蘇共政權的全力追趕，其差距業已縮短。蘇聯的軍備今天能够與美國一較長短，就是由於科技發展的結果。據估計，一九七八年蘇聯用於科學的費用爲八百三十億美元，至二〇〇〇年將爲三千三百五十億；一九七八年共有科學家四十多萬人，於二

註^① 中情局，「估計蘇聯及東歐債務」(華盛頓城，一九八〇)，前言第三頁；轉引「當代史」，第四五九期(一九八〇)，第七十九頁。

註^② 「軍事思想」，「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莫斯科，一九七九年)，第三卷，第二一九頁。

註^③ 史塔爾，「蘇聯」，載「八十年代中的美國」(胡佛研究所，一九八〇)，第七三七—七三八頁。

註^④ 「世界思想」七月(昭和五十五年)，第一〇七頁。

〇〇〇年將在一百一十萬與一百八十萬之間^②。

以上是蘇共藉以實現其對外政策目標的主要能力，此外近年來，蘇聯利用武力遂行外交目標的傾向愈來愈明顯。當然，蘇聯在實現其外交意圖時也有若干限制因素，諸如政治的、外交的、經濟的、社會的，限於篇幅此處不予詳述。

註② 伏斯特，「蘇聯二〇〇〇年的選擇」（美國戰略研究中心，一九七八年十月），第七頁。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三）—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二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四十二元
平寄 美金 十元
航空 美金 四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